

新闻与正义

III

[美] 沃尔特·李普曼等著

海南出版社

***Journalism
and
justice***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全译本

(美) 沃尔特·李普曼 / 詹姆斯·赖斯顿 等著

展 江 / 主译评

海南出版社

1999. 1

新闻与正义

III



在一个民主化、法制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仍然会有民主和法制的死角，揭露和清除这些死角是每个新闻记者的义务和职责。

Journalism and Justic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Articles in Journalism
Volume III、IV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全文或部分转载
本书文字。本社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敬请
读者认明海南出版社版《新闻与正义——普利
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系列。

“ ” ”

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集
主译评:展 江 责任编辑:万 胜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22
字数:500千 印数:0001—5000套

ISBN 7-80645-248-6 A·30
定价人民币:42.80元(Ⅲ、Ⅳ册)

1987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菲律宾：马科斯与阿基诺夫人的较量

获奖者：金·科梅尼奇

一个伟大的新闻报道的所有构成要素均已齐备。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E·马科斯——一个受到一长串侵犯人权指控的体衰的独裁者——正试图挽救他的声誉并继续执政下去。他突然要求在1986年2月7日举行大选，面对的竞争者是一个被谋杀对手的遗孀。选举是艰苦的，不幸的是，它是流血的。

似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马尼拉。当《旧金山考察家报》的科梅尼奇拿着他的像机踏上菲律宾时，机遇对他数年精心准备开始报偿。伟大的新闻摄影家罗伯特·卡帕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就说明你靠得不够近。”科梅尼奇的成功秘诀似乎是：不顾一切地钻入现场，不惜工本地使用胶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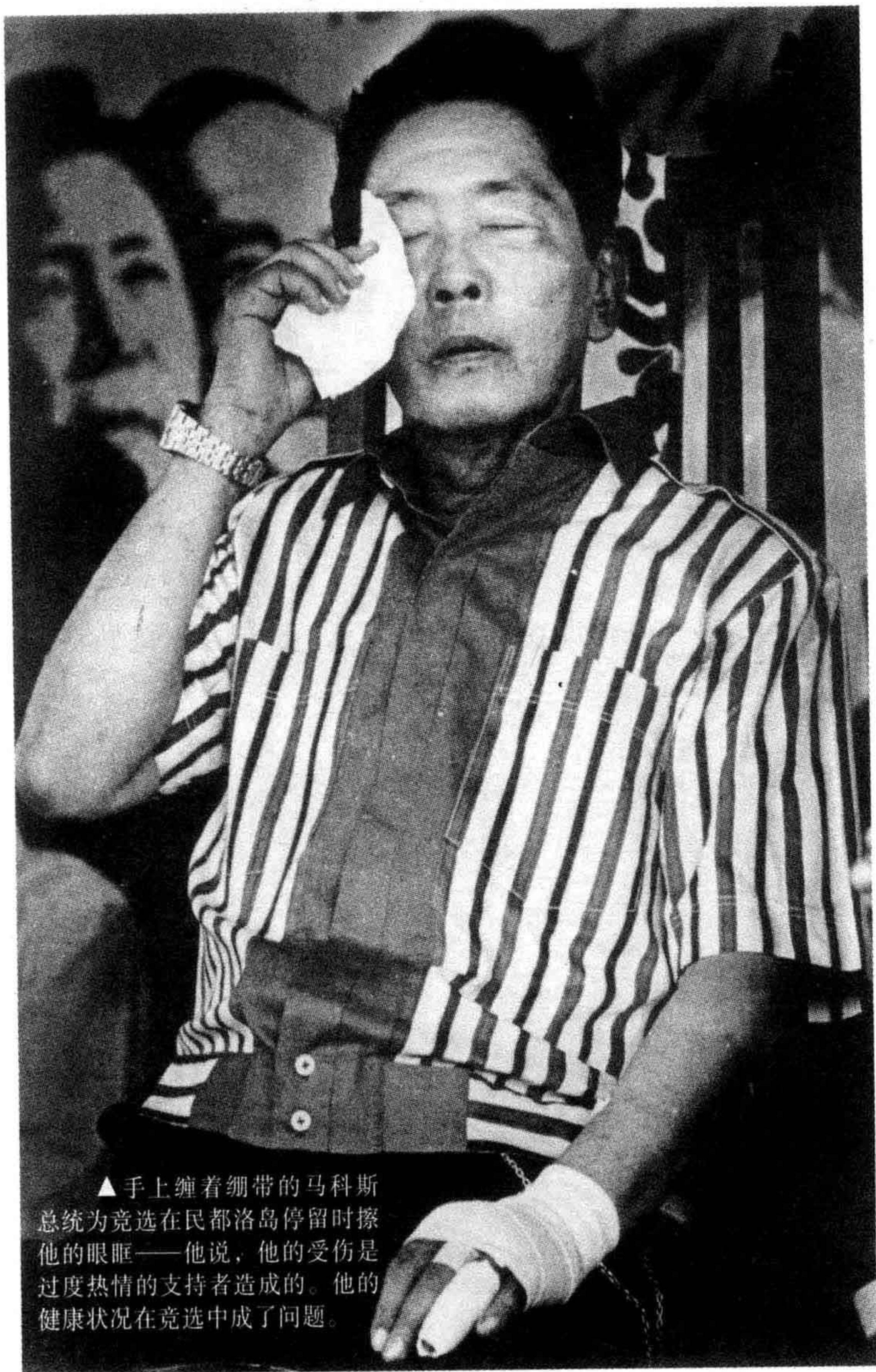
▲在马尼拉以北，何塞·恩里克斯在同样一块稻田上已经劳作了近40年了。他同数百万菲律宾人一样，要在1986年2月的选举中在费迪南德·马科斯和科拉松·阿基诺之间作出选择。他说，他将投票给阿基诺。但是他在附近一镇当镇长的弟弟则要他支持马科斯。



▲在起而反叛马科斯的士兵大本营两英里外的一个集结待命地点，天主教修女们形成了抵御马科斯军队的第一道防线。修女们是导致马科斯垮台的“人民权力”起义的中坚。



►在棉兰老岛南面巴西兰岛的一次大会上，一名年幼的阿基诺支持者打出 laban（『战半』）的手势。laban 是在 12 月 1 日的选举中联合起来反对马科斯的两个反对党之一。



▲手上缠着绷带的马科斯总统为竞选在民都洛岛停留时擦他的眼眶——他说，他的受伤是过度热情的支持者造成的。他的健康状况在竞选中成了问题。



▲在马科斯自说自画的就职仪式之后，他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向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说。他的夫人伊梅尔达的泪水险些夺眶而出。几小时后，他们逃离了菲律宾。



▲发生革命几天之后，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在毗邻总统府的宾馆里办公。

1987年：普利策特写影奖

衣阿华农场上空的愁云

获奖者：戴维·波得森

那是接近1986年隆冬的时候。满目荒凉将很快被衣阿华灿烂的播种季节取代。绿色的土地将慢慢披上金黄色。联合收割机将一显身手，另一茬作物将等待收割。但是在这田园诗般的外表下面，农场主们将度过另一个因经济困窘而痛苦不堪的年份。

作为一名记者，彼得森的良知受到了极大触动，他决定用手中的像机来展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剧，这将对摄影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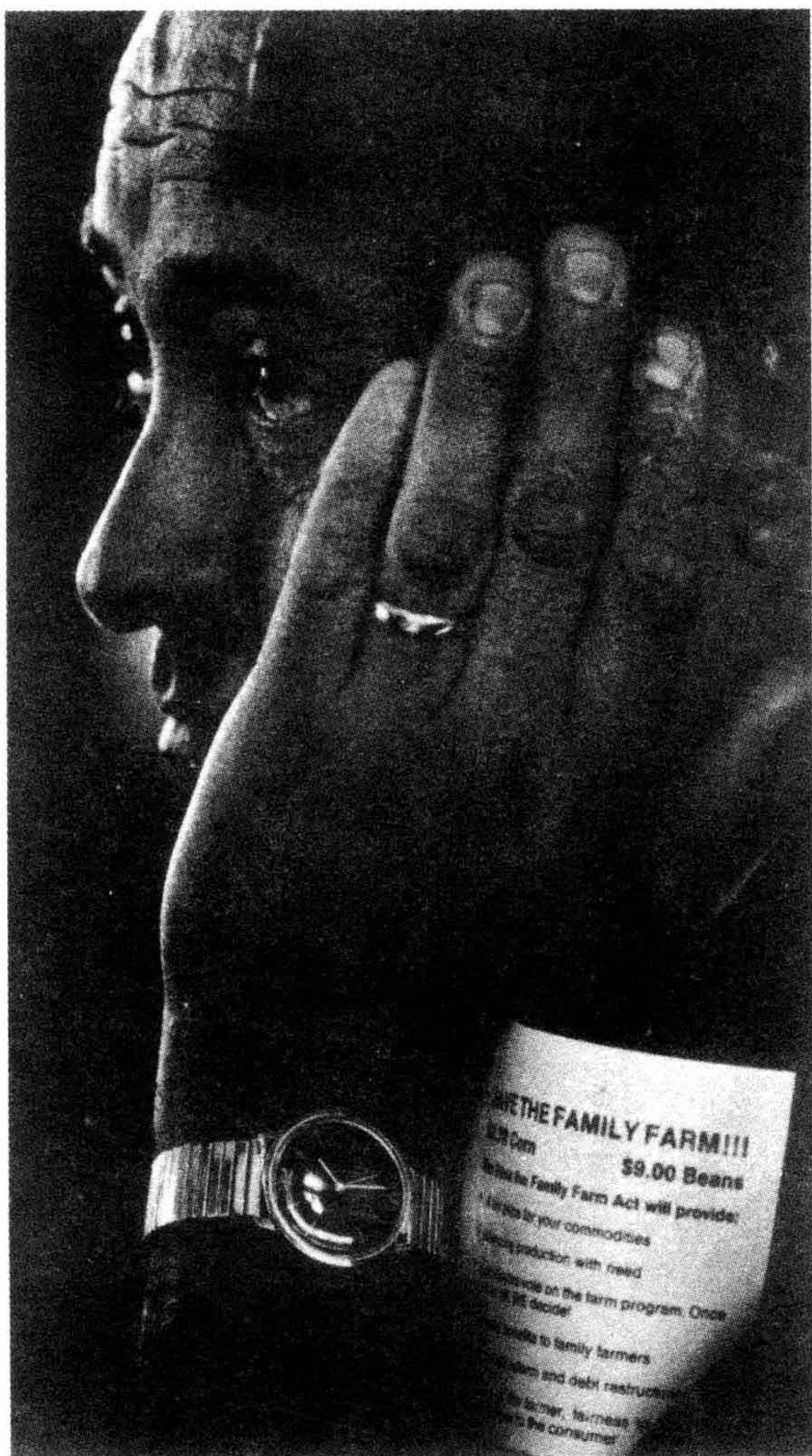
▲白色十字架成为衣阿华乡村痛苦和亏损的象征。一些像帕特和埃尔默·斯特菲这样的家庭在他们的庭院里插上木十字架，以此不断提醒：他们的梦想已经随着他们农场的亏损而破灭了。这幅照片摄于斯特菲家的抵押品回赎权被消灭不久之后。



► 这张照片撕下了所谓联邦政府关怀农场危机的假面具。帕特和斯特菲夫妇与约翰·艾科恩这名为小企业管理局(SBA)工作的律师见面,商讨延期偿还一笔他们在几年前借的一笔贷款,以维持农场运作。我开始为斯特菲夫妇拍照。是他们邀请我到会面的地点的,而小企业管理局的官员表示反对。这时候,我注意到艾科恩的形体语言。我围着会议桌转来转去,以寻找合适的位置,直到对准他调好焦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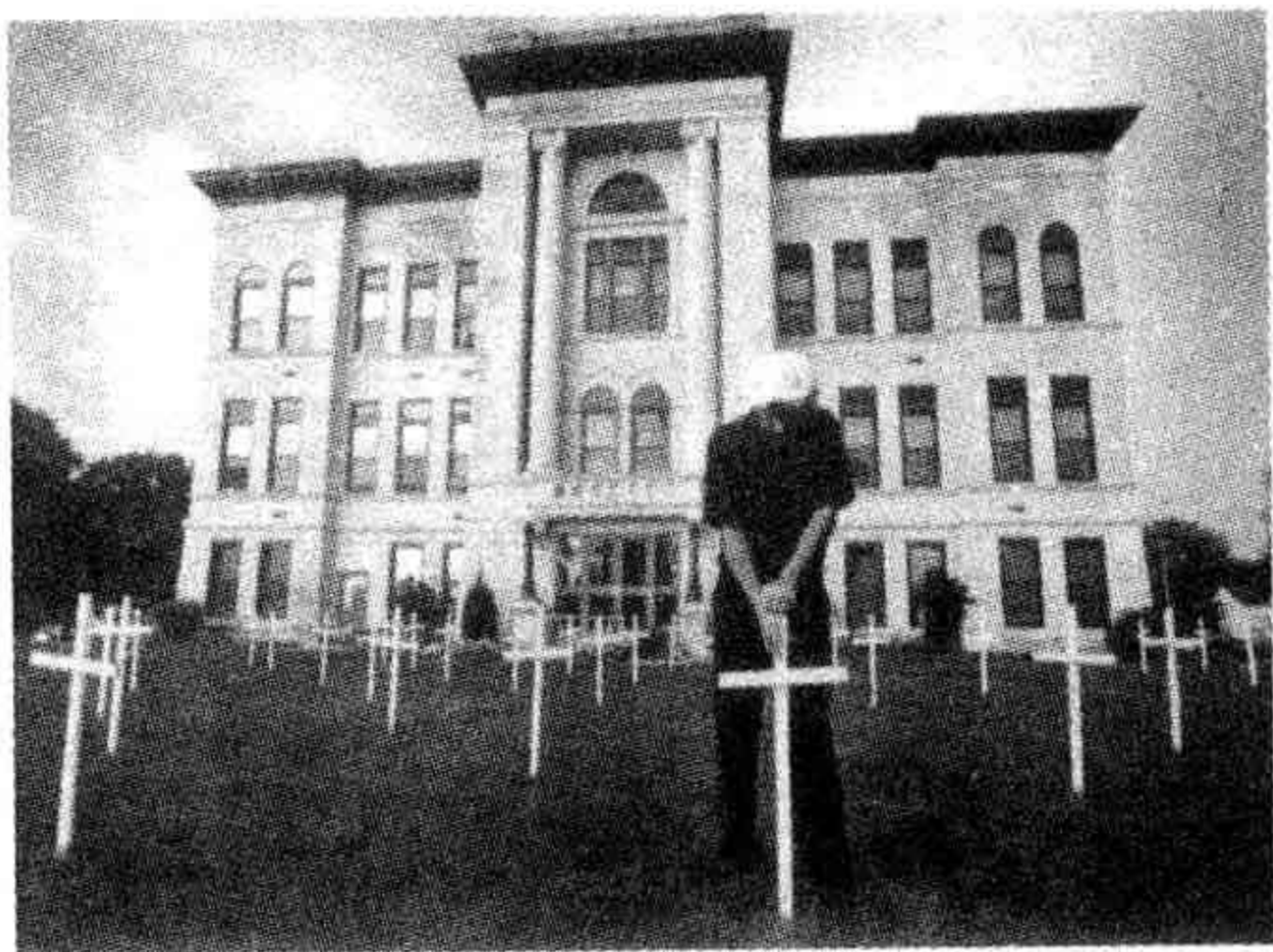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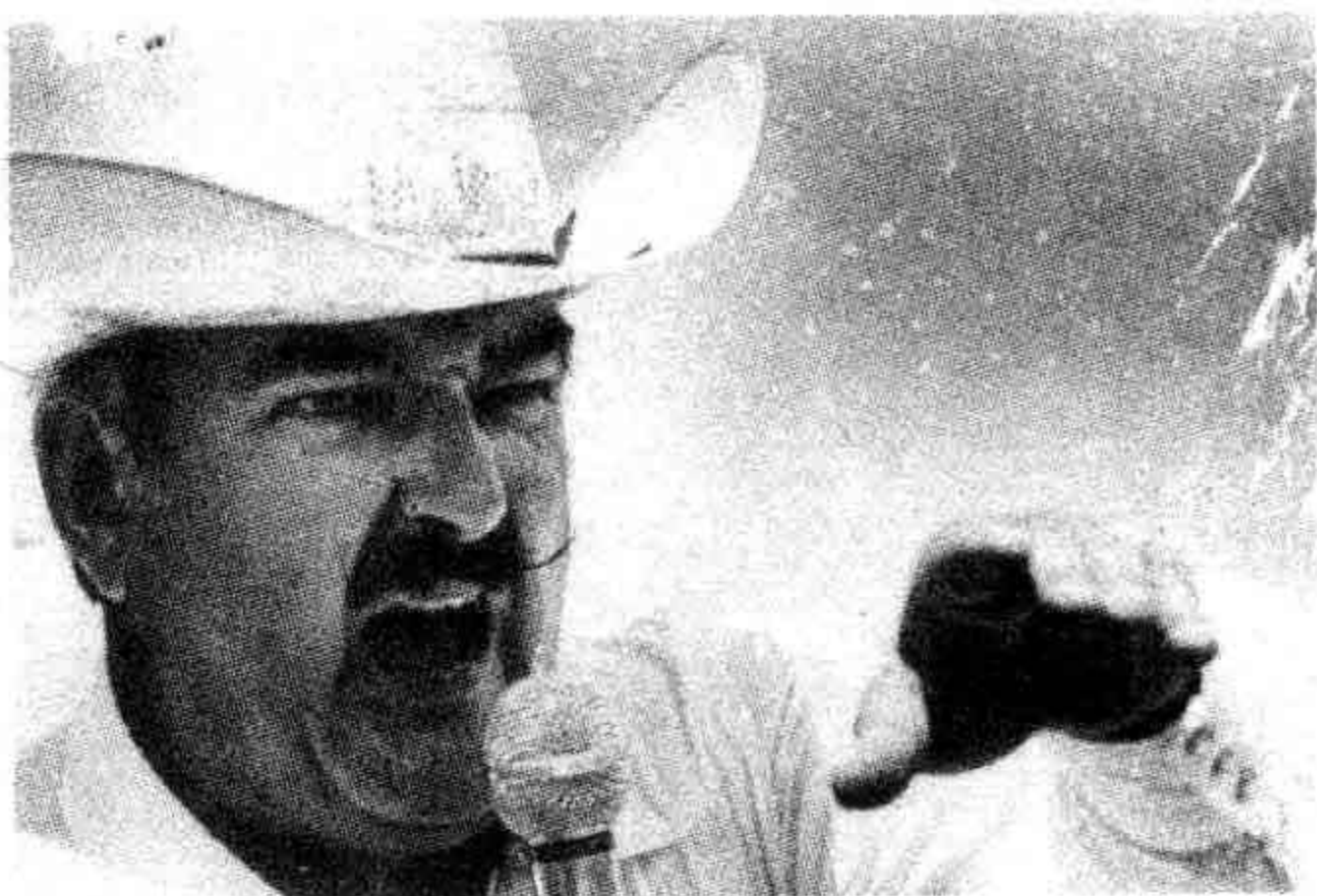


◀ 马拉松这个农阿华西北部 400 人的社区,看上去像一座现代鬼城。主大街上的店铺多半关门大吉,见不到一辆停驶的汽车。一天上午,我去给镇北端的粮库拍照。我想表现主大街的了无生气。我刚拍了一会儿,就听到了远处一辆拖拉机发动机的声音。最后一个要素业已到位:一辆孤零零的拖拉机碾过一条被遗弃的主大街——随着每一个农场和每一个企业的亏损而不断衰落的一个城乡结合部。



▲在滑铁卢镇的一次农场劳工会议上，来自衣阿华州马歇尔敦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会员哈罗德·兰宁两眼噙满了泪水。他正在听一名工会会员讲述他被一家约翰·迪尔（1804—1886，美国农机制造商，以制造铁犁闻名——译注）工厂解雇的消息。由于对农机的需求在减少，该厂相应进行了裁员。

▼ 弗兰克·科达罗是一名牧师和活动人士。他被清算破产农场的行为激怒之后，在哈里森县法院大楼前的草地上插木十字架，每一个代表一家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被迫变卖的农场——总计 75 个。“我要在法院门前不停地插十字架，而且说：‘伙计们，你们什么时候起来战斗？’”



▲ 随着数以百计的农场破产倒闭，拍卖商们忙碌不堪——当然是有利可图了。农场危机的受益者之一是衣阿华州道斯镇的拍卖商拉里·沙拉尔。“我不希望别人拿我当殡仪员看，”沙拉尔说。“配吃这碗饭的人得同情那些面临创伤的家庭。”

► 在一个礼拜日的上午，菲尔·费特带着他的猎枪走进工具室，等待家人从教堂回来。他 6 岁的儿子在找钓鱼竿时首先发现了他。过了片刻，他妻子诺玛·琼·费特站在丈夫身旁，求他把枪从他胸前挪开。她把手放在菲尔的肩上，这时他勾响了扳机。菲尔·费特借钱时是谨慎的，他的信誉很高。他是那种左邻右舍求助的人。但是一系列事件——低猪价、高利率和接二连三的恶劣天气——销蚀了他的财力。『菲尔再也受不了了，他的精神突然垮了，』费特夫人说。他撇下了妻子和二个孩子。图为其妻在为他扫墓。



出版说明

普利策是美国上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著名的独立报业巨匠,美国现代新闻之父。自1917年以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对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录几乎囊括了本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最优秀的新闻作品。

应该说,无论从了解美国本世纪社会政治发展史、美国现代新闻史,还是从研究现代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这些获奖作品都是很有研究、参考和资料价值的。然而迄今为止,国内除了几种只涉及单个奖项或某一较短时段获奖作品的译著外,尚未有全面译介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有鉴于此,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构思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地介绍普利策新闻奖的选本,使国内读者能从中对普利策新闻奖的全貌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所幸的是,由展江博士主持选编、译介、评注的这套作品集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丛书第Ⅲ、Ⅳ册收录了1986年发表、1987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全部14个奖项的作品计55篇,每一篇作品均为全译。这也是国内出版普利策新闻奖年度全部作品的第一次尝试。

在每一个奖项的作品正文之前,均附有“奖项概览”、“获奖者简介”、“主译评评语”、“获奖者自述”(或“撰写背景”)。除最后一项外,均由展江博士撰文。同第Ⅰ、Ⅱ册一样,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细节,书中加上了不少注释,并有一些插图和背景文章。此外,每篇作品均附有英文标题和发表日期。全文由展江校译。

我们相信，本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读者认识美国新闻的特征、地位和作用，了解美国现代新闻的发展包括美国现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方面，了解美国新闻界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报道，提供一份准确的资料。我们还拟陆续推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系列选本。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普利策奖植根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之中，获奖作品的作者和评选者与我们有不同的社会政治观和价值观，书中有的作品对某些问题的立场与观点和我们的有不同甚至相左之外，我们译介这些文章并不表明我们认同作者观点，目的只是为了尽量反映普利策新闻奖的全貌而已。相信读者能够明察。

序

以新闻科学的名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童 兵

由展江博士主编的《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杀青之前，嘱我写几个字，我爽快地同意了。在我看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普利策的名字冠称的新闻奖作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多数新闻界人士来说，普利策其人其事并不陌生。这位被尊为美国现代报业之父的报业主，年幼时虽家境贫困，仍受过良好教育。他当过兵，干过杂工，21岁起步入记者行当，不久即成为报纸合伙人。他办的另一份报纸，以“真理的喉舌”作办报方针，倡导社会改革，但又以耸人听闻、煽情报道和展现暴力来扩大发行。1883年，他买下作为他报业活动里程碑的《世界报》，四年后又出版《世界晚报》。《世界报》使普利策大出风头。这家报纸不仅令他赚钱，还使他有了一块改革试验的样板田。

普利策对《世界报》的经营与编排在许多方面是独树一帜的。他宣称《世界报》是独立的报纸，为市民服务。他强调报纸要揭露贪污腐败，鼓吹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他主张报纸发表的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还要花力气写好社论。他的报纸，对于当年美国的政治演变与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

报业的进步和报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普利策本人由于这一系列成就而被后人誉为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事业”的开创人。

普利策的魅力百年不衰,正由于他在遗嘱里指定拨出 200 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赠款设立“普利策新闻奖”。这个人实在聪明。他赠款设置此奖,不仅使他着意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每评选一次,宣扬一番,也是对他英名与业绩的怀念。“普利策奖”含文学、历史、音乐等奖,以新闻奖的比例为最大。新闻奖颁给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媒介与新闻从业者,获奖作品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的。1917 年授奖时只有 5 项,以后不断增加至 14 项。其中,公共服务奖授予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的新闻单位,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其他单项则以现金作奖。

在富裕的美国,一枚金质奖章,单项奖每人 3,000 美金,对不少人来说实在是“区区”小数。但人们不这样看。在美国经常评选的各种新闻奖中,“普利策新闻奖”向为业者与社会所看重。究其缘由,恐怕同它是“学院奖”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机构为普利策奖委员会,该委员会固定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奖金设者之孙小普利策(1986 年后退出)。每年春天,经这个评委会评出的新闻奖,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颁发。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决定了这个奖种,同纯粹由各传媒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学院奖”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有助于张扬普利策新闻奖的权威地位,因此人们对其另眼相看。

多少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界一些人士,如甘惜分教授,有感于中国若干新闻奖项评选中的种种弊端,几次提出由几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合作设立“学院新闻奖”。呼号奔走经年竟一事无成,原因之一,找不到普利策一类的有识之士;原因之二,乃是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实务界的影响甚微,“官本位”的影响那么深重;原因之三,学术界脱离实际搞象牙塔式的研究之风远没有克服,一

些人对实际工作关心甚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本书的问世,对上述各种障碍有所冲击,至少有点触动或反思。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项目前已增至十余个,但老传统不变,即每个奖项只表彰一人(有时并立二人)或一个媒介,所以每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十余人。以新闻大国闻名的美国,一年下来获此大奖的只十余人,自然凤毛麟角,十分耀眼。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作为我们的“攻错之石”。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结果如过眼烟云,没能留下太深的印象。有人曾为此举辩护,说中国乃举世无双之大国,不多评几个摆不平、“难得平衡”。对照一下真正的新闻大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以及每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布之后的热烈反响,这种辩护也许是不必要的,抑或是无力的。

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作者不是仅仅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靠一味的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借助嘲笑挖苦等方法,以达到消祛毒瘤和缺陷的目的,使美国社会不断走向健康和兴旺。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注目的、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题材。这种“指挥棒”的引航作用,在全党反对腐败,社会整肃民风的中国,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中国新闻界同仁中,包括年轻的新闻学子中,有人对新闻科学的客观性表示怀疑。他们说,新闻选择和好新闻的评选有什么